

毛泽东喜读《唐诗三百首》(下)

◆ 盛翼昌

1964年，毛泽东由湖南返京，列车途经岳阳，即索笔手书了杜甫的《登岳阳楼》。它后来刻制、装嵌在新修整的洞庭湖畔岳阳楼三楼。

毛泽东青年时候到过岳阳楼。他是很喜欢这首五律的：

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
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
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
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

1965年6月，他在上海和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谈话，当得知刘系湖南巴陵人后，当即朗诵了《登岳阳楼》。然后颇为自然进入了谈话主题，就古代文学作了谈话。

当时毛泽东相当欣赏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，后来还就刘大杰提出李商隐若干诗篇无题一事，写信作答复：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，暂时存疑可也。”在他晚年也常谈李商隐诗，曾与伴读的北京大学教师芦荻谈李商隐的《锦瑟》(又名《无题》)。芦荻说，对这首诗，历来解说甚多，有说是写锦瑟之为乐器的乐音特点的，有说是写对女子的爱恋的，有说是悼亡的，有说是自况、自伤的，还有说是诗人总结自己创作体验的，等等，请教主席怎么看。毛泽东回答：“不要做繁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，只要感觉文采非常美，徜徉迷离，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。这首诗为什么流传得这么久，自有它迷人的魅力。不要整天说它是悼亡还是托言，怎么说都可以，总之是寄托了作者的一种惆怅。”

晚年毛泽东因患白内障，常让护理人员读唐诗，他聆耳细听。一天，护理人员孟锦云为他读王维的七绝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，将最后句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“茱萸”误读为“朱



■ 毛泽东点评《琵琶行》

须”，当即要她查字典，自我纠正读音。他的如此熟悉度，以致读诗者惊异地说：“主席，你都这么熟，自己背诵算了，别让我给你念了。”

1971年在林彪三叉戟摔落蒙古温都尔沙漠后，毛泽东在住处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美国基辛格到北京一事，中间谈及林彪事件时，就背诵了唐代诗人杜牧的七绝《赤壁》：

折戟沉沙铁未销，
自将磨洗认前朝。
东风不与周郎便，
铜雀春深锁二乔。

毛泽东接着说：“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‘折戟沉沙’呀。”在此前后，他还取杜甫《咏怀古迹五首》之三“明妃村”等四句，且将其中的“明

妃”两字改为“林彪”。诗曰：

群山万壑赴荆门，
生长明妃(林彪)尚有村。
一去紫台连朔漠，
独留青冢向黄昏。

作圈点，写眉批，还做考证

不动笔墨不读书。毛泽东读《唐诗三百首》也在书上作圈点，写眉批，抒发己见。

现在公布的一册毛泽东所用的《注释唐诗三百首》，系解放前中华书局印行的直排本，乃衡塘退士原编，无通行的陈婉俊注。毛泽东在这本书里，就原有的77名诗人(含两名无名氏)的315首诗，圈点、批注了其中的50

名诗人的162首诗，其中所编李白诗25首，圈批有19首；杜甫诗32首，圈批有26首；王维诗23首，圈批有10首；李商隐诗19首，圈批14首；其余圈批5首和5首以上的，还有孟浩然、韦应物、王昌龄、岑参、李颀、杜牧等人。这些画有圈圈的诗篇，还有90多首按数码作了自5至95的顺序编号。将诗篇做编号，很可能是毛泽东用以编册或其他教育用途的。

他在这本书的天头为若干诗篇写了眉批。

眉批作“略好”的，有孟浩然五律《早寒有怀》、刘禹锡五律《蜀先主庙》；作“好”的有韦应物《淮上喜会梁州故人》，王勃五律《杜少府之任蜀州》，而在另两篇分别都写有眉批：

《琵琶行》是：“江州司马，青衫泪湿，同在天涯，作者与琶琵演奏者有平等心情。白诗高处在此，不在他处，其然岂其然乎。”

《蜀道难》是：“此篇有些意思，为李隆基而作，非为章仇兼琼也。”

毛泽东这些眉批，也见自他的有关文字和谈话。

如五律中的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，很为毛泽东叫好，当他与秘鲁哲学家麦约尔卡会宴时，麦约尔卡谈到很喜欢吃辣椒，毛泽东说：“可以说，我们志同道合，不仅在哲学观点上接近，在饮食方面也有靠拢。秘鲁和中国虽然相距万里之遥，正像诗人王勃所说的那样：‘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’。”1966年，毛泽东在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一封信电里也引用了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诗句。

《琵琶行》。毛泽东在邵华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后，就在一次谈话中评说了：“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不但文采好，描写得逼真细腻，难得的是作家

对琵琶演奏者的态度是平等的，白诗的高明处在此而不在他。”对于《琵琶行》里的若干诗句，如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“水泉冷涩弦凝绝，凝绝不通声渐歇。别有幽愁暗恨生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”还在另书《琵琶行》相应的天头，写了批注：“其声岂其声乎？”可见他读《琵琶行》相当用心、认真。

对李白《蜀道难》尤感兴趣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毛泽东在接见出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文学艺术界代表，见到作家杜鹏程，得知杜正在宝成铁路工地体验生活时，他说：“李白的《蜀道难》就是写的你们现在工作的那些地方的艰险情景，不过‘蜀道’很快就不‘难’啰！”说罢就动情地吟诵起《蜀道难》。

上世纪70年代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称赞道：“李白的《蜀道难》写得很好，有人从思想方面作各种猜测，以便提高评价，其实不必。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。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，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！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，把人带到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‘难于上青天’的蜀道上面了。”

毛泽东也注重对《唐诗三百首》的诗句作考证，有如李商隐《无题》组诗的题意，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的“楚山”为“江苏江北”之山，而更为醒目的，乃是贺知章七绝《回乡偶书》，曾因此为贺知章在长安做官携带家眷事考证，认真查阅了《全唐诗话》、新旧《唐书·贺知章传》等有关书籍，认定“唐朝末闻官吏禁带眷属事，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。所以不可以‘少小离家’一诗，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”。

摘自《档案春秋》2013年第12期

筱文艳：生我不负淮剧情

乔谷凡

7.只要有空便朝舞台跑

除此之外还有张口韵与闭口韵之分，以及什么情绪用什么韵的讲究，哀哀怨怨的唱词，用“苍黄韵”很难达意；反之，高高兴兴的唱词，用“希奇韵”也难传情。

凡此种说明一点，同样一出戏，你比别人唱得好，观众要点你演的戏，后台老板要重金聘你唱戏，那么这出戏就成了你的代表作，成了你名副其实的“饭碗”，甚至是“金饭碗”。所以也就有了“宁送三亩田，不教一出戏”之说，随之还有一说“教会徒弟，饿煞师傅”。所以要教就教自己的儿女，要传就传自己的至亲，这是小喜子要拜师学艺的第一个障碍。另外，拜师一般都要有人介绍，要办拜师酒之类的仪式。刘家一来不会介绍小喜子拜师学艺，二来更不会为小喜子出这份拜师的钱。偏偏小喜子名义上又是刘家养女，刘家不开金口，谁会没事找事，收小喜子为徒弟呢。

好在戏园是刘家开的，剧场又在自己铁皮宿舍的下面，小喜子劳作一天之后，可以到花厅(二楼)看戏，也可以到后台转转。此路不通，另辟蹊径——不能正大光明地拜师学艺，那就偷偷地学戏吧！

说到偷偷地学戏，小喜子还真有点天分，有点戏剧情缘。早在她被卖到张家时，由于养父在戏园里当检票员，她就经常有机会去看“尾子戏”。所谓尾子戏，就是每场戏结束后，检票员可以放些观众进去，只收少量的钱，归自己所有。有一次小喜子看完《杀子报》，看到王官保被杀，她伤心极了，晚饭也不吃，躺在床上哭个不停，边哭边说：“哥哥被杀死了！”任凭养母劝说，小喜子就是不能释怀。无奈之下，养母把她领到后台，去见那个演王官保的演员，告诉她“哥哥没有死”。那位演员蹲下来，让她摸摸自己的脸，果然脸上没有刀伤，小喜子这才放心了。死了还能活过来，她觉得演戏挺有意思的，便嚷着要学戏。养父和养母对她说：“学戏苦得很，要挨打！”小喜子这才作罢。

小喜子由于经常看戏，耳濡目染，加上记



性好，像“观花名”呀，“行路”呀，“儿女情情”呀等唱段，她记住了，也会唱了。九岁那年，外婆去世，养母带她去过一次安徽，观看了当地的“倒七戏”(即庐剧)《秦雪梅吊孝》，戏的“路子”和淮剧相同，戏里丫頭に书房里去看商公子的那段唱词居然也和淮剧一样。

“倒七戏”曲调简单，她一听就学会了，而且还套上别的词来唱，不经意中显露出唱戏天赋，养母也非常吃惊。

到了刘家之后，日子过得虽苦，但看戏更加方便了，小喜子只要有空，便朝舞台跑，或站在上场门，或站在下场门，撩开一点门帘，有滋有味地看戏，演员唱什么，她跟着哼什么。然而，小喜子不知道这是犯忌的，有时冷不防的头上会挨两记“麻栗子”，只听有人一声怒喝：“偷饭鬼，滚开！”艺人把自己的技艺当成安身立命的本钱，不允许别人在眼皮底下偷戏。其实，那时的小喜子还真没有偷戏的概念，纯粹出于一种喜好。

小喜子把学戏当成一条活路，有了追求，有了目标，当然更用心思了。后台去得更勤，帮艺人梳头、叠服装、洗衣裳、做杂事，处处留意，事事用心，也就长了些许舞台知识。比如“一台无二戏”、“救场如救火”的戏德，她记住了；比如“唱要一条线(脉络分明)，不要一大片(水分太多)”、“分清上下句，不要一顺跑”、“戏好学，神难传；十戏九不同，道理在其中”等经验之说，她也记了不少；各种行头的名称，如王帽、父子盔等等，她都熟悉。她把看戏变成记戏，把唱词、身段默记在心，离开剧场之后就模仿，或哼或唱，像着了魔般想着戏里的唱词。有一次小喜子出去打酱油，一边走一边哼，由于入神太深，没注意到前面有根电线杆，一头撞上去，撞出一块乌青，打碎了一只酱油瓶。她孜孜不倦，“偷”到不少戏，但是，没有师傅，也就没有上台的机会，每天哼戏只是自娱自乐。

上天不负有心人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有一次前辈艺人李玉花到民乐戏园演出《李翠莲》，缺一个演刘聚宝的“娃娃生”。有的老艺人揶揄着说：“小喜子，你来唱刘聚宝吧！”小喜子求之不得，刘木初犹犹豫豫，既担心小喜子耽误家务，又怕她唱不好。

12.那壶还顿时被摔成碎片

装窑的日子又到了。武小够这几日发现袁朴生不太对劲。有几个窑工们聚会的酒局他喝得闷闷的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这一窑里，袁朴生只拿来一把壶。那壶，蔫巴巴的，没什么精神，武小够看着怎么也不像袁朴生的。西门寿看在眼里，却掩饰不住兴奋，把武小够拉到一边说，嘿，那杂种萎了吧，你看他那壶，被抽了筋骨似的，简直一坨烂泥！又拿出自己的一把新壶。

武小够扫了那壶一眼，顿时眼前一亮。好一把《岁寒三友壶》，团山绿泥，那松针、竹叶、梅蕊，疏密有致，活灵活现，逼真到了家。关键是，壶的格调上去了，以前西门寿的壶，就图个花闹，大红大绿的，经不起琢磨，泥料色调的搭配也俗不可耐。

西门寿得意地说，这把壶，我可是整整做了两个多月哪。光是配泥料，在窑里试片，就小半个月；棋牌不摸，小酒不沾，女色不近。老子等于当了几个月和尚！

武小够点点头说：唔，西门师傅这段辰光真是蛮用功啊。西门寿一张马脸涨得通红。窑场上的人都知道，武小够那张嘴，从不容易夸奖人的。县衙门朱巡捕老爷已经看上它啦！西门寿得意地说。

既然是好壶，就该给自己留着。你啊，就知道卖了壶买酒喝！武小够倚老卖老地说。

老子也是被他逼出来的啊！西门寿叹口气说，三九天喝凉水，老子的壶艺一直被他压着，要是不好好用力，连薄粥也喝不上啊！武小够嘿嘿一笑。西门寿巴结地说，还要靠武师傅的窑火成全啊。不瞒你说，县衙门朱巡捕老爷过几天就要来取壶。又拍着胸脯道：今晚到一品香，猪肉白酒管你够！

武小够瞅个空隙，把袁朴生叫到窑头上，问他最近到底怎么回事？袁朴生没精打采地两手一摊说：没什么啊，就是浑身没劲。武小够左右看看，低声说：莫不是那个女人，把你的筋骨给抽掉了？袁朴生瞪他一眼，什么意思啊？乱七八糟的！武小够说：老子都看在眼里呢。自古那女人是什么？祸水哪！你看你那壶，还像个茶壶吗？尿壶还不如呢！袁朴生像被什么击中了似的。

武小够说：这一窑里，可有西门寿的一把好壶啊。这小子风水转了，肯用力，壶做得真不错。袁朴生嘟噜了一句：不就是个痢痢头花吗！自古以来，文人都喜欢光器。古蜀街的壶界里，但凡做光器的艺人，都看不起做花器的，在他们看来，造型越简单的壶，越容易露拙。光器的简约、内敛，比起花器的繁复、具象，要高雅得多。背地里，他们称作花器的艺人就叫“痢痢头花”。武小够板下脸说，你去看看那把壶，再说话！

接下来的场面让袁朴生着实惊悚呆了一回。那把被武小够赞不绝口的岁寒三友壶，就安安静静地搁在窑口上。四周围了一些人，正在对着它品头论足。袁朴生一眼看见古子樱也夹在里面，便假咳了一声。人们见是袁朴生来了，便散开了。古子樱朝左右看看，说：师傅，那西门寿也太狂了！

袁朴生上前朝那壶瞥了一眼，浑身似乎一震，背心里不由地汗津津地一片。迟疑着，走近它，细细端详，看了半天，突然重重地叹出一口气。他心里像被谁踩了一脚。一个从来让他瞧不起的人，居然咸鱼翻身，做出了一把让他浑身冒汗的壶来。这壶，不俗不媚，素雅可人，既有光器的功力，亦显花器的才情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背后传来武小够的声音：看看，还是痢痢头花吗？袁朴生一声不吭，转身走到自己的那把壶还前，举起来就往地上一摔。一声闷响，那壶还顿时被摔成碎片。古子樱惊叫一声：太可惜了！武小够脱口道：好样的！

古子樱在这天晚上难得地喝了一些酩酊大醉。师傅心里闷，喝的是闷酒。但凡男人都知道，喝闷酒有多难受。原先，师傅喝酒的时候，古子樱总是陪着喝茶。可是这一次不行，师傅固执地把一坛阳美米酒摆在他面前，说今天若是你再推三推四不肯喝酒，你娘的就不是老子的徒弟！古子樱觉得，今天是推托不过去了。其实他不是不会喝酒，相反，他酒量极大，两个袁朴生也喝不过他。一闻到酒的香气，他就馋得不行，藏不住满口津液，浑身的汗毛孔都开张起来。可他深知，一旦贪饮，便管不住自己的嘴巴。因为他心里藏着一个惊天秘密，因为他一直觉得还没到时候。所以，他必须以最大的克制，管住自己对酒的欲望。

